

5月1日，中国环球航海第一人翟墨，领航重走海上丝绸之路，从三亚走出国门勇闯大洋。“一个人，一条船，他航行于世界。或许他不想去证明什么宏大的词汇，或许他只是想证明一个人可以走多远。”这是白岩松给翟墨的评价。

“生活在天空之下，海水之上，接受阳光、狂风和海水洗礼的人。”这是翟墨给自己的定位。



航海家翟墨。

翟墨，向海而生

文/海南日报记者 黄媛艳

翟墨是国家海洋公益形象大使、中国环球航海第一人、2009年感动中国人物，众多头衔中，他最喜欢的，是航海家。

忍不住对大海的狂热，2015年他又一次扬帆出海。只不过，这一次，他不再孤独，16人的团队，5月1日从三亚走出国门，一起重走海上丝绸之路。

“走心”航海家爱上帆船

第一眼见翟墨，只有一个印象——黑！而这也是他最引以为傲的肤色，作为一名长期在大海上航行的航海家，他早已浸染了阳光、海水洗礼后的迷人色彩。

生于山东泰安的翟墨，并非一开始就爱上大海。第一次见海，是去烟台看当兵的五哥，那时的翟墨常在一个混装码头附近闲逛，臭鱼烂虾和柴油味，让他对海的印象不佳。到海边写生，看着海浪一次次拍打沙滩，他也觉得枯燥无味。

然而，2000年到新西兰办画展，停满帆船的奥克兰让翟墨惊叹不已。彼时，一位70多岁的挪威老船长为躲避南太平洋的台风季，在当地停泊，翟墨受邀为其拍摄纪录片。多日的相处，让翟墨对帆船和航海有了全新的认识。

告别老船长，翟墨就花30万元买了一条帆船。“船是世界上最方便的工具，想去哪就去哪，自由自在。我通过帆船航海的方式，去到其他交通工具难以到达的一些地区，去探索最古老的土著艺术，然后把这些散落在世界各地的土著文化串联起来，寻找艺术的本源。”常背包旅游的翟墨曾被拒签，这让他一直耿耿于怀，当老船长告

诉他驾驶帆船的自由性时，翟墨心动了。一般情况下，对于单人驾船的航海家，只要在港口靠岸，该国就会允许船只休整、补给，并允许航海者登陆。

基于对自由渴望的原始本能，翟墨对于航海的热爱一发不可收拾。2000年，翟墨在新西兰买了自己的第一艘船，并告知哥哥。

然而，当他驾船回到家中时，老母亲却奇怪的问他渔获如何？翟墨一头雾水，最后终于明白，“原来哥哥跟妈妈说我买了艘船，她以为是渔船，根本想不到会是帆船。”47岁的翟墨咧嘴一笑。

原本只是微微一笑，却在不经意间透露出这位铮铮汉子率性的一面。面对风雨、困惑，他总能“听从心的声音”。

2007年，翟墨心甘情愿地逃离陆地，驾着一艘帆船去环游世界。陪伴他的，只有波澜壮阔的大海、诡谲神秘的大自然和无法言语的孤独。2009年8月，他顺利返回时，却在无意间成为“单人无动力帆船环球航海中国第一人”。

此次重走海上丝绸之路，他决定成为领航人，可在挑选团员时，又一次“走心”。“入选的团员没有任何标准，只要我看得顺眼就行。”翟墨笑称，人跟人之间是有眼缘的，航海讲究团队合作，第一眼的直觉很重要。



无畏风险到海上去

“古老船队的风帆落下太久，人们已经忘记了大海的模样。600年后，他眺望先辈的方向，直挂云帆，向西方出发，从东方归航。他不想征服，他只是要达成梦想——到海上去！一个人，一张帆，他比我们走得都远！”这是“感动中国”给翟墨的颁奖词，华丽的言语之下，却也难掩危险与艰难。

“遇到的危险太多了，有自然的，也有人为的。”翟墨回忆道，2001年在汤加曾遭遇大风浪，11级飓风和深海地震一起发生。当时船舱都被水淹了，帆被刮成一条条的，脚上还划了一个口子。

“天色已经发黄，海都是黑灰色的，我尽可能地什么都不想。”被困在两平方米的甲板上，那一刻翟墨体会到了无助。风浪稍稍减弱后，他挣扎爬起，在船舱内找到医药箱，自己打麻药、缝针。

“当时心想要是能活着，再也不航海了，但是到了下一站，航海的激情根本收不住。”翟墨说。

独自一人环球航行时，麻烦再次来临。翟墨所驾驶的“日照号”船舵螺丝折了，意味着只能靠人力掌舵，7天7夜双手紧握方向盘后，他终于吃不消了，没有等到救援的翟墨，冒险向印度洋上的一个小岛靠近。那是某国的一个军事基地，他被怀疑是间谍而被抓去盘查。

“太累了，想着能到陆地上已是幸运。当时他们问我交罚款还是蹲监狱，我选择了蹲监狱，至少可以休息。”最终，受翟墨勇敢精神感染，他最终被放行。

航行于茫茫大海之上，除了危险，还有孤独。

在排解孤独时，艺术家南太井蛙讲述了老朋友翟墨的一件趣事。彼时南太井蛙正在斐济的维蒂岛隐居写生，翟墨如天外来客般突然出现，这让他惊喜不已，受邀登上帆船与翟墨共饮。南太井蛙透露，想着帆船可以载其去远方，他当时也动了抛妻弃子与翟墨一起去航行的念头，但最终作罢。翟墨深得当地土著人的喜欢，甚至有位酋长希望将其女儿嫁与翟墨。

南太井蛙表示，幸好翟墨未接受好意全身而退，独自完成环球航行的壮举。若当年翟墨娶了土著女，他可能多了一个可对饮作画的挚友，但中华民族却从此少了一位当代航海家。

虽错过土著女的缘分，但翟墨还是在陆地上找到了自己的真爱与知音。

“2012年贷款耗费800万元购买了‘翟墨’号帆船。我不是生意人，是性情中人，如果考虑经济利益，根本出不了门。我老婆说，嫁给我每天想的都是还债。”翟墨笑着说。

领航重走海上丝路

起初，选择航行，翟墨只是为了追求漂泊在海上的自由感受，即将迎来知天命之年的他，开始尝试让更多的人亲近海洋，并勇担重走海上丝绸之路的领航人。

“通过环球航行，学到非常多的知识，了解西方的海洋文明，也了解中国的海洋文明，更感觉到世界对中国海洋文明知晓不足。身为海洋公益形象大使，更觉得身上担负着传播中国海洋文明的责任颇为沉重。”翟墨说，重走“海上丝绸之路”，希望让世界更了解中国悠久的海洋文明历史。此次出发的船员除了中国人，还有来自俄罗斯、美国、德国、意大利的手水。

本次航程以原路寻迹、探访和共说海上丝绸之路为主线，全程途经东南亚、印度洋群岛、非洲、西亚和欧洲众多国家和城市，穿越台湾海峡、南中国海、马六甲海峡、印度洋、阿拉伯海、阿曼湾、波斯湾、亚丁湾、红海、苏伊士运河、爱琴海、地中海等世界著名的原生态文化圈，总航程逾万海里。这是中国首次以帆船航海为媒介，通过举办中国画展、中国古代陶瓷艺术展、中国影像展、中国茶艺展等艺术交流活动，以图文资料、纪录影片、艺术作品多种形式展现中国文明之美。活动还将与世博会结合，开展上海与米兰、泉州与威尼斯等友好城市的丝路交流。

重走海上丝绸之路，翟墨准备了6年，一直在学习相关的知识，了解途经地区的水文条件，并准备新的帆船。但4月20日从福建平潭出发后，依旧意外连连。

“启航后就遭遇强烈的暴风雨，正常情况下，台湾海峡在这个季节的东北风不是太强烈，但我们航行了30海里以后，东北风非常强烈，风力达到七八级，最高时达到9级，电闪雷鸣，气温也急剧降低，浪高五六米。这次的船员来自全国各地，经过狂风巨浪的折腾，很多人头晕脑胀，卧床不起，还有几个不停呕吐。”翟墨说，凌晨一点，只能是他和老杨轮流出舱驾船，两个小时一换。

航行依旧要继续，到了出航后的第三天，依然有许多船员在与晕船对抗。有时海上风浪之大，使得出仓工作的水手都要系安全带。

终于习惯了晕船，翟墨和他的团队们又迎来新的挑战——升帆。

“每次升起主帆都是一次拔河比赛，累死算。与此相比，健身房拉背神马的都是浮云。”翟墨说，升帆时舵手要配合水手寻找吃风的方向，寻得好，就省些力气。水手们要把全身都吊在帆绳上拼命往下缩，而且动作频率要快，速度稍慢容易误事。

在海上航行数天，从风浪的洗礼中挺过，又接受烈日的考验，船长和水手们都明显黑了一圈。好在，终于可以靠港三亚。

“身体倍儿棒，心情也倍儿棒，大家爱上大海，却也想念陆地。”翟墨说，团员中很多是第一次长距离远航，大家都想上岸给家人打电话联系报平安，洗个澡、吃口热乎饭，好好调整再次出发。

经过了4天的岸上修整，翟墨和他的团队再次起航出发，下一站新加坡。帆船缓缓驶离港口，船尾的五星红旗依旧红得耀眼。这是翟墨的习惯，每次远航，国旗都会雷打不动地在船尾飘扬。■

艺术家翟墨。